



大學衍義

十八

田
二十

服部文庫

117

2/2

18



117
212
18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

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後開元天寶中宮嬪
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
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
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
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
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
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

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
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
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
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
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渠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
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
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
宗之舊也荆業之君其得之難故其防患也深

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

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記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蕃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左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

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錯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

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去。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閤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勳討安南蠻始。思勳本不錄，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閹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待東宮。

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齷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輦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効。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

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名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父子篇。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已。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頷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兖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官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管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

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僂。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大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縱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適姦者之戒。又以

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譏屬。不應。誣殺瑒。素惡李光弼。數媒竭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搗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太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闊。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據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砥肅宗之姑息。蓋少渝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

坐待誅斥。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姦夫儉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懿。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風沙衛殿齊師。風沙衛齊之闕。殖綽郭人。事見左氏傳。

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闖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哂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

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

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

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湜周皓湜友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竝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

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塲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塲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塲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塲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塲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

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為行管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旁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祇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

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

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

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閹弒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逾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

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對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構，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

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扞兵柄以歸

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贊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贊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一公累朝舊德。因贊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太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贊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

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

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

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

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清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爲左

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舒元輿、李訓、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

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賦。上許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一
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官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教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教獨東兵入邪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

上上良等拜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後殿梁息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

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次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教授鳳翔監軍。斬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遘。盈庭未嘗解頰。閱歷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贊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

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歎。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大。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

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錐口莫能言。

是年。寬旬人黃巢反。聚眾為盜。攻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

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黃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非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非司之天子非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若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牧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

墓頭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臣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疎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

軍復恭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爲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爲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爲定策國老。而且天子曰。

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爲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

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

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

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其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鑰其門鎔鐵錮之使入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戡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戡知

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戡以白胤胤剖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途賊已誅詩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

胤益厚。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竝。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

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

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

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悉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
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
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
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
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
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
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
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
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

歸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
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
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
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
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
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
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
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
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
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

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老衰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入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儂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

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慙。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爲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

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
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
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
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
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
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
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
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
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
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
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
其為心也專以恣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
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
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
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
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
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
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
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內臣預政之禍

三

大學衍義卷四十一
 以上論所以規避之難
 其說其全惟固不全矣以其言也
 全其固固之限亦不全矣以其言也
 其說其全惟固不全矣以其言也
 全其固固之限亦不全矣以其言也
 其說其全惟固不全矣以其言也
 全其固固之限亦不全矣以其言也



